

金太祖

又名「完颜阿骨打」

完颜阿骨打继任部落首领后，立志摆脱辽国统治。他先统一了女真各部，后率众与大辽兵戎相见，连战连捷。他建立了大金，最终颠覆了辽帝国，并在对北宋的战争

中占得先手。小说表现了不该被人淡忘的完颜阿骨打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眼光、气魄和胸怀。情节精彩，人物生动。全书历史感强，引人入胜。

王占君·著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历史小说

完颜阿骨打继任部落首领后，立志摆脱辽国统治。他先统一了女真各部，后率众与大辽兵戎相见，连战连捷。他建立了大金，最终颠覆了辽帝国，并在对北宋的战争

金太祖

又名「完颜阿骨打」

争中占得先手。小说表现了不该被人淡忘的完颜阿骨打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眼光、气魄和胸怀。情节精彩，人物生动。全书历史感强，引人入胜。

王占君·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太祖/王占君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-7-5080-7688-1

I. ①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1281 号

金太祖

著 者 王占君

责任编辑 高 苏

责任印制 刘 洋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70×970 1/16 开

印 张 17.75

字 数 356 千字

定 价 30.00 元

华夏出版社 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

网址:www.hxph.com.cn 电话:(010) 64663331 (转)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萧继先惊艳银安殿	1
第 二 章	副都统设宴藏毒谋	15
第 三 章	闯禁苑箭射海东青	29
第 四 章	灌木丛箭伤阿骨打	43
第 五 章	上京城娄室奉御供	57
第 六 章	战小巷车夫被生擒	71
第 七 章	救国主舍命试毒蘑	85
第 八 章	混同江公主上贼船	99
第 九 章	扮货商探密阿什城	113
第 十 章	舞豚犬斗智升平殿	127
第十一章	举反旗计取宁江州	141
第十二章	用奸计冒功屠平民	155
第十三章	水火攻轻取出河店	169
第十四章	萧学士寿诞招驸马	183



金太祖

第一章

萧继先惊艳银安殿



1113年的盛夏，天气出奇地热。火辣辣的太阳，晒得树叶儿都打了蔫儿，家禽和野兽全都蛰伏起来了。鸟儿不叫，狗儿不吠，只有恼人的知了聒噪不停。浓密的老林里，没有一丝儿风，两个行进中的女真人，头上的汗珠儿不住地滚落，惹得他二人不时地用手背揉揉眼睛。

“二叔，我看算了，别再白费劲儿了，今天这海东青是没指望了。”宗翰撩起衣襟擦擦汗湿的脸。

阿骨打苦笑了一下：“大侄子，辽国的银牌御使已从宁江州出发，若交不上海东青，我们全部落都得倒霉。”

“哼！”论辈分完颜宗翰是完颜阿骨打的侄儿，平日里朝夕聚首，两人形同兄弟，“这些银牌御使，脾气都是让我们给惯出来的。不交，给他来横的，看他能奈我何！”

“宗翰哪，你所言不差，我也早就憋着这口气了。”阿骨打亲昵地摸摸侄子的头，“但大丈夫要能屈能伸，和辽国硬碰，还不是时候。”

“照你这么说，永远都不是时候，这辈子我们只能任凭辽人骑在我们的脖颈上拉屎了。”

“宗翰，要有耐心，我们要厉兵秣马，积蓄力量，备足粮草，等待时机。”阿骨打深思熟虑地说道，“特别是当前，我们的国主正重病在床，这个时期万万不可同辽国的银牌御使闹僵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宗翰被说服了。

“别动，有了。”阿骨打示意莫再走动，他听到了海东青的鸣叫声，随即模仿着叫了几声，“叭啾，叭啾。”

不远处又还相同的鸣叫声，这海东青是一种体态较小动作凶猛的猎鹰。它扑食猎物犹如疾风闪电从不落空，情急时也对人类发起攻击。只是由于连年捕捉，数量明显减少，而辽国索要的贡鹰又逐年加码。为此，女真国的臣民十分头疼。

阿骨打循着海东青的鸣叫声，走到了一棵高大的白桦树下，只见一只健美的海东青栖伏在枝头，看光景也就是三四年的成龄，是这种鹰的极壮时期。阿骨打喜出望外，吩咐一声：“宗翰，备网。”

“好了。”宗翰忙将随身携带的黏网张开。

突然间，一粒弹丸横空飞来，恰好击中海东青的翅膀，那只鹰

振翅腾起，在空中打两个折，显然是受了伤，一路扑棱着翅膀向远处飞去。

宗翰大怒：“是哪个该天杀的，把到手的海东青给惊飞了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

“什么人出言不逊?!”随着话音，白桦丛中，走出一个高大魁梧的壮汉，穿着不俗。

宗翰迎上前去，他认出了面前的人是讷石烈部的酋长阿疏：“我们发现的海东青，已然准备张网，你一弹弓给打飞了，必须赔偿。”

阿疏哪里把宗翰放在眼里：“漫说你一个小小的都护，就是令尊都勃极烈对我也得客气点儿。你竟然同我这样说话，真是不识相！”

“我看你是不知进退！”

“宗翰不得无礼！”阿骨打走上前，“阿疏大人，这海东青是我们先发现的，你一弹弓给打飞了，这倒好，谁也得不到了。”

“怎么是你发现的？是本大人一路跟踪过来追到此地。”阿疏把嘴一撇，“再者说，你们国境内压根儿就没有海东青，这种贡鹰只产于我们讷石烈部落之内。”

不远处又传来了海东青的鸣叫声，阿骨打循声奔过去。但见前方的林地内，一位身材窈窕的少女，抱着一只海东青，正在用手轻轻地抚摸着。看她那专注的神色，真比抱着亲生孩子还要陶醉。

身后的宗翰抢步跑向前，伸手就夺：“裴满儿，快把海东青交给我，它是最先发现的。”

裴满儿一扭身，将海东青藏在身后：“凭什么给你，它是受了伤飞不动落在这里，被我捉到的。”

阿疏上前去夺：“它是被本大人用弹弓打伤的，是我的战利品，理所当然应该归我。”

阿骨打注意打量了一下，见面前的裴满儿年纪也就在十六七岁，雪白的布袄衬着被烈日晒红的脸蛋，显得分外靓丽照人。他上前很是客气地说：“满儿姑娘，辽国的银牌御使来索取海东青，说不定已到阿什城，若是交不了差，我们全国人都不得安宁，再说都勃极烈还重病在床，你要以大局为重，把海东青交给我，以完成对

辽国的贡差。”

“阿骨打大人，您是详稳，而今国主病重，咱们女真，就只有您能做主了，为了全部落的利益，我就交给您了。”裴满儿把海东青递过去。

阿疏抢上一步便夺：“这鹰是我的。”

裴满儿手疾眼快地赶紧缩回去：“明明是我抓到的，凭什么说是你的。”

“它是被我的弹弓打伤后，落到你脚下才被你抓到的。”阿疏扑过去动手就抢，“识相点，给我。”

宗翰挺身横在了中间：“阿疏大人，你也是部落的一个酋长，怎能对一个女孩子动粗呢！”

一群人马闹哄哄地闯过来，为首的都统离老远就喊：“盟主，你一个人跑哪儿去了，害得我们好找！”

“古可，快来。”阿疏可来了精神，“本大人打下一只海东青，他们赖着不给，快给我拿回来。”

“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从虎口里夺食。”古可一马当先冲过来，抢裴满儿手里的海东青。

“古都统，你太放肆了。”

古可一怔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女真国的大详稳阿骨打。他心中明白，讷石烈部业已归顺女真，自己的部落盟主也要听命于详稳，何况自己还是盟主的属下，便有些畏缩了：“阿大人，我……我是听主人的号令行事。”

“阿疏盟主，难道贵部要脱离女真国不成！”阿骨打言语中透出威严和冷峻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阿疏早就对臣服于女真不满了，但双方实力差距太大，只得权且隐忍下来，“大详稳哪里话来，下官岂有反叛之意！我索要海东青，不过也是为了应付辽国的逼贡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是我错怪盟主了。”阿骨打将海东青拿到手中，“既是同一目的，这海东青就由我贡于辽国便是。”

“也好。”阿疏的贼眉鼠目如钉子钉在裴满儿身上，“大详稳，下官还有一事，这裴满儿身材容貌姣好，下官新丧一妾，帐中乏人，欲收他为妃，愿大人成全。”

“这……”阿骨打明白，联姻一向是部落之间维系联盟的主要手段，若不应允，难免阿疏就要离心离德。

宗翰站在一旁早已不满：“呸，鲜花怎么能插到牛粪上。”

阿骨打不好当面回绝，他要以女真国的利益为重：“此事系女孩子家的终身大事，还要看她本人是否愿意去盟主那里享受荣华富贵。”

裴满儿自然明了阿骨打的用意：“禀大人与盟主，小女子早已许配人家，无福高攀凤枝。”

“既已名花有主，也就难以再应婚事。”阿骨打倒是十分客气，“天涯处处有芳草，请盟主另择佳偶。”

阿疏很不甘心：“我就不信有这么巧，本官看中满儿，她就有了人家，分明是假言搪塞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若不是身已许人，谁会放着王妃不做？”阿骨打还在给裴满儿打圆场。

“那么请问，男家姓甚名谁，做何生计，家有几口，父叫何名，母又是何姓氏，当面一一道来。”阿疏盯住满儿发问。

“这个……”满儿迟疑一下，“我的家事，为何要向你一一禀明，你又不是合婚的媒证。”

“如何，分明是假话！”阿疏转向阿骨打，“大详稳，不将满儿许我，就是对我讫石烈部没有诚意，我们何不直接归属于辽国！”

阿骨打明白当下团结阿疏的必要性，仍在善言规劝：“盟主休要介意，待我得空给你选一名可意的美女就是。”

“下官就是看中了满儿，非她不娶！”

满儿也很坚决：“我裴满儿宁死也不嫁！”

阿骨打尽量缓和矛盾：“盟主，常言道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又何必非钻这个牛角尖呢？”

“裴满儿没主儿，我就娶定了！”阿疏毫无让步之意。

“怎么，我的人难道你也非要不可！”宗翰一见叔父没辙了，上前抛出这样一句话来。

“什么！”阿疏有些发蒙，“你是说满儿是你的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裴满儿，这是真的？”



裴满儿打了个沉：“是，你能怎样？”

“假的！”阿疏看出了端倪，“你们都在说假话。”

“真的，就是真的！”满儿语气硬了起来。

“你二人若有婚约，就当众给我亲吻一个，要噉舌头地亲，蜻蜓点水地应付可不行！”

“亲就亲！”满儿倒是满不在乎。

宗翰却是忐忑不安了：“这大庭广众之下，众目睽睽，这种私房中的事，又如何做的？”

“那你就是心中有鬼。”阿疏咬住不放。

“怕什么？亲就亲！”满儿大步走过来，抱住宗翰，张开了双唇。

“这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”宗翰被动地同满儿扎扎实实地来了个热吻。

满儿松开手，杏眼怒视阿疏：“你还有何话说？！”

“算了，我算服了你这个黄毛丫头了。这种事都干得出来，日后也不会是贞节烈女。”

“你放屁！”满儿转身离开，“阿骨打大人，我们走。”

“盟主，就此别过。”阿骨打施一礼，同宗翰等人离开了。

目送着裴满儿和海东青全都离去，阿疏直恨得咬牙切齿，心中暗暗发狠，这口恶气一定要出！

宁江州通往阿什城的官道上，一队人马缓缓行进。足足有上百人的队伍，辽国的狼牙旗在迎风招展。为首的高头大马上，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将军。看那不可一世的神态，身份与地位必然十分了得，他便是辽国大统领萧继先。身为统率千军万马的大将，他又是枢密使萧奉先的弟弟，在朝中可说是无人敢惹，就连天祚皇帝也惧他三分，因而在辽国他可以为所欲为。在他的右侧是一名校尉，手举着一尺见方的银牌，上书八个大字：代天巡狩，御朕亲临。这就是可以骑在属国臣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银牌御使。

阿疏迎面远远望见萧继先的队列，早早地下马在路边等候。待到队列走近，他迎住马头当面跪倒：“小臣阿疏叩拜御使大人！”

“罢了，平身。”萧继先与阿疏早有交往，“我说盟主啊，本使是去往阿什城，你何苦前来迎接？”

“禀大人，小官是到白桦林中捕猎海东青，这才与御使大人相遇。”

“可曾得手？”萧继先对海东青格外感兴趣。

“本已捕获，可惜被阿骨打劫走了。”阿疏有意挑火，“真是无可奈何，不然正好献于大人。”

“这个无妨，本使谅他不敢不给。”萧继先不以为然，“起过一旁，本使还要赶路。”

阿疏还不甘心：“萧大人，不知您是否要在阿什城下榻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，本使怎能刚来就走。”

“是否还要处女作陪？”

“这是规矩，总不能让本使孤身独眠吧。”

“萧大人，小官知道女真有一绝色美女，名叫裴满儿。若能让她陪您一宵，便是做一回神仙也不换。”

“你又在故弄玄虚。”

“小官也不夸她如何貌比西施、杨贵妃，大人且当面看来，便知小官所言不虚。”阿疏故意卖了个关子。

“好了，你不要再絮叨了，本使心中有数便是。”萧继先吩咐一声，“大队向阿什城进发。”

辽国的人马继续前进，越走越远，古可忍不住说道：“盟主，适才大人有意把满儿荐于萧继先，以小人看来，似有不妥。”

“怎么就不妥？”阿疏依然是气满胸膛，“我得不到的，也绝不能让宗翰得到！”

“我们毕竟与女真同种同族，这胳膊肘还是不该往外扭。”

“哼，我早就对女真不满了，说不定哪天还要投奔辽国呢！”阿疏不像是在说气话。

古可不觉心中震颤了一下，默默无言地跟着队伍返回訖石烈部。

明媚的阳光下，阿什河水平静地流淌着，河面上泛起银鳞般的细浪，一叶扁舟悠然划过。河边的绿草夹杂着各色野花，沁释出淡淡的清香。几个荷锄的农人从木桥上漫步而过，两头水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，放牛的牧童，骑在柳树上，吹起长长的竹笛。没有战争，这是一派多么温馨的和平景象。



城内的王宫里，气氛可没有城外这般恬静祥和了。端盆送水递送什物的宫人，穿梭般往来走动，简陋的寝宫里，病重的康宗乌雅束，又呈现出病危的状态，他长喘着粗气，对守护在身边的阿骨打说：“大详稳，你总算赶回来了，为兄将不久于人世，这女真国的未来，就全要靠你了。”

“王兄何出此言？”阿骨打紧攥着康宗的手，“病可以治好，您正年富力强，理当再治理江山数十年！”

“我自己心中有数，人寿有长短，天命不可违。”康宗长喘了一口气，“父皇当年临终时就曾叮嘱，我女真唯有王弟你可以带领臣民摆脱辽国的统治，看来这治国重担就要交给你了。”

“王兄不可如此悲哀，龙体定能康复，臣弟当尽心辅佐。”阿骨打转换话题，“辽国的银牌御使萧继先已到，臣弟派宗翰前往相迎，想是该到王宫了。”

“咳！”康宗长叹一声，“又来索要海东青，交不上还得多送金宝好言答对，莫要惹恼御使。”

“王兄放心，此次我们已有海东青，完全可以交差了。”

“这就好，这就好！”

“不知王兄可还要到银安殿，接受辽国御使的拜见？”

“上国之差，为兄只要还爬得动，就不可亏了礼数。”康宗吩咐一声，“侍卫们，抬孤驾临银安殿。”

阿什城的王宫，原本就很小，银安殿更是犹如大户财主家的会客厅。康宗歪靠在盘龙椅上，接受萧继先的拜见：“女真国王在上，大辽国银牌御使奉大辽皇帝之命，前来传谕。”

“给御使看座。”

萧继先只是躬身一揖：“谢座。”

“御使到来不知有何上谕。”

萧继先取出一张白纸，向康宗摔了过去：“陛下看看这个，你和臣民真的要造反不成！”

阿骨打拾起递于康宗：“王兄。”

康宗仔细看来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辽国御使赛瘟神，
欺压百姓害黎民。

如狼似虎索贡品，
夜晚还要找女人。
国王高官皆噤口，
卑躬屈膝待使臣。
女真众生当奋起，
打倒辽国得翻身。

“哼！”萧继先怒气冲冲，“这种传单遍地都是，分明是你这女真国主授意，妄想脱离我大辽！”

“御使误会，孤决无反辽之心，对上差也一直以礼相敬，从不敢慢待，贡物也不敢有误。”

阿骨打也解释道：“萧大人，即便是大辽上国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，也难免有刁民。个把不轨之徒不足为虑，下官定能严查重办，给御使一个交代。”

“如此说，本使就听你的消息了。”萧继先转对康宗，“陛下言称不敢对贡品有误，可要心口如一啊。”

“当贡之物俱已备妥，上使尽可心安。”

“且请逐一报来。”

“海东青一只，生金百两，北珠百颗，兽皮百张。”

“什么，你该不是开玩笑吧！”萧继先鼻孔中重重地哼了几声，“你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！”

康宗一怔：“这都是按往年的惯例准备的。”

“往年是往年，今年加码了！”萧继先半眯着眼睛，吐出一连串新的数字，“海东青十只，生金一千两，北珠一千颗，兽皮一千张，差一个也不能让本使离去。”

“这……”康宗几乎要蒙了，“我小小的女真国，哪里有这许多贡物，实在是无能为力呀！”

宗翰在一旁忍不住了：“萧御使，您是上差，也不能信口开河呀，即便把女真国榨干了，也拿不出这些贡品！”

“不交，便是抗旨。”萧继先冷笑几声，“抗旨便要发兵进剿，大军到时便难免尸横遍野、血流成河，你女真国的所有财物，便要尽数归于大辽所有，想想哪头轻哪头重吧。”

“这……”康宗的头耷拉下来，因为女真无力抵御辽国的武力



进攻，双方的实力相差太过悬殊。

阿骨打明白眼下不宜闹僵，委婉地开口说道：“御使大人，可否在数量上做一下商量。”

萧继先的口气也缓和了下来：“既然大详稳这样说话，咱们也好商量，但不知你所说的数量是多少？”

“贵使也知道，我们女真国，不产海东青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捕到一只，请御使高抬贵手，先带这一只复差，我们再努力捕捉，一旦捕获便立即呈贡。”

“此项权且不论，另外几项可都是你女真国所产哪！”

“御使，我们国小财微，既然大人开出数目，我们当全力以赴尽量完成，如实在凑不够时，还望贵使宽限一二。”

“那本使便在此耐心等待几日，看你究竟能凑上多少，那时看本使的情绪，是高兴还是烦恼。”

“好，多谢御使大人开恩。”

“女真国有你大详稳这样的柱石之臣，看起来几年内还不至于亡国。”萧继先把嘴一撇，“本使在你这穷乡僻壤等待，也不能过于寂寞。”

“这是自然，”阿骨打明白他的意思，“我们自会安排姿容姣好的女子，陪伴侍候御使。”

“此番不要你派，本使要点一个人。”

阿骨打一愣：“难道御使还知晓我女真国的姑娘？”

“也略有耳闻吧。”萧继先直接点出，“让裴满儿前来见我。”

“什么！”阿骨打感到意外，他是如何得知裴满儿的，便想支吾过去，“御使，在下官印象中，小国并无此人。”

“怎么，还想跟我打马虎眼，明明有此人，还敢说没有！”萧继先越发感兴趣了。

阿骨打不想让裴满儿被他糟蹋：“御使大人，本国实无此人。”

萧继先抛出人证：“那阿疏明白无误地告诉本使，难道还有假不成？”

“啊，”阿骨打没想到有人给泄底了，只得含糊着应承，“如确有这一女子，那就找找看。”

“快些找来。”萧继先显得很不耐烦了。

康宗不想开罪御使，便有气无力地传令：“大详稳，速速派人找裴满儿上殿。”宗翰站在一旁对阿疏恨得咬牙切齿：“这个阿疏，什么部落盟主，分明是一条吃里爬外的狼。”

“都统，何苦骂人啊！”萧继先现出得意的神态，“他不过是向本使表了忠心，说了实话。”

阿骨打就想先行制止萧继先的卑劣行径：“御使大人，实不相瞒，这个裴满儿，是王子宗翰的侧妃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你是知道有这个人，而有意遮掩，不想让本使见到她。”萧继先震怒了，“阿骨打，你该当何罪？！”

“下官这是为萧大人着想，”阿骨打不慌不忙地说道，“御使在上，王子侧妃不能染指，见了也是枉然，不如不见。”

“王子之妃怎么了，我大辽的银牌御使看中的女人，无论她是何等身份，都要陪伴侍候。”

事已至此，宗翰也只能将错就错了：“萧大人，你敢碰我侧妃一个手指头，就和你没完。”

说话间，裴满儿已步上殿来。那风摆杨柳般的体态，那艳如桃李的面容，那白如凝脂的肌肤，登时让萧继先张大了嘴巴合不上：“想不到寒酸的女真国，还有如此娇媚的女子，也不枉我做一回银牌御使，今夜就是她陪侍本使了。”

“放屁！”宗翰早已怒不可遏，“你们这些辽国人，也太不拿我们女真国人当人看了，难道你的妻女就可让别人随便睡觉，萧继先，你的妄想别想得逞。”

“国王陛下，难道贵国要造反不成！”萧继先不与宗翰争强斗嘴，而是转向康宗兴师问罪。

康宗此时已是强撑病体：“上差御使，裴满儿为犬子之妻，毕竟是王子之妃，还望给存个脸面，容孤另选美女相伴。”

“这不是换人的问题，这是看女真国对大辽的态度问题。如不应允，便说明女真对大辽已有不臣之心。”萧继先口气转为严厉，“那时我大辽就要发兵征讨，大军到日玉石俱焚，你女真国的女人，无论公主皇后，大家闺秀，小家碧玉，全要沦为奴隶，孰重孰轻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吧！”

这番话确实击中了康宗的要害，自己全国充其量不过两千人



马，而辽国足有上百万大军，刀兵一动就要亡国。他无奈地对裴满儿说：“满儿姑娘，为了我女真国，你就舍身了吧。”

裴满儿已知假冒的侧妃身份已不能挽救她免遭魔手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：“御使大人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个普通民间女子，我根本不是王子的侧妃。”

“啊！原来你不是王子妃。”萧继先一怔，旋即开怀大笑，“如此说来，要你陪侍更为顺理成章。”

“萧继先，”裴满儿已无所顾忌，干脆直呼其名，“你要本姑娘陪伴，就不怕我在你的酒中茶内投毒，在你睡着时用刀捅进你的心窝，用绳子把你勒死，用斧头把你砍死？”

“看你说得狠狠歹歹，本使是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总之今夜一定要破你这黄花女儿身。”

“我裴满儿就是死也不会陪你！”

“这恐怕由不得你了。”萧继先转过身去，“陛下，是舍出裴满儿，还是要我大军征讨？”

康宗不敢正眼儿看满儿：“裴满儿，你就为我女真国做出牺牲吧。”

“大王，你作为一国之主，不能保护臣民，岂不是枉自称王，百姓还要你这无用的国王作甚？”裴满儿已决心一死，“女真国人也有尊严，决不能听任辽国如此侮辱蹂躏。大王既不能为民做主，我裴满儿去也。”她从袖中抽出一把短刀，向自己的喉咙刺去。

阿骨打手疾眼快，一把将短刀打掉：“满儿不可轻生。”

萧继先再次威逼康宗：“陛下，看来贵国是决心要反叛了，本使只能回国禀明万岁发兵扫荡了。”

“你，你，萧大人你欺人太甚！”康宗手一哆嗦，原本病重的他，竟一下子瘫倒在龙座上。

阿骨打跑上前去，抱起康宗连声呼唤：“王兄醒来，王兄快些醒醒。”

宗翰也急了：“快唤御医前来。”

银安殿上，人们在手忙脚乱地抢救康宗。少时，康宗总算神志清醒了。这里忙个一塌糊涂，自然就把萧继先晾在了一旁，一向高高在上的他，怎能受得了这个，不由得高声大骂起来：“你女真国

就是死绝了，也不能慢待我这银牌御使，看起来我大辽是非发兵征剿不可了。”

“你也太不近情理了！”宗翰早已是忍无可忍，“我的父王已被你气得昏死过去，你还在这里耀武扬威，别总拿大兵进剿吓唬人，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。”

阿骨打也在规劝：“萧大人，眼下抢救陛下要紧，不要动辄发兵。是否发兵，也不是你能决定，上面还有枢密使大人，还有皇上做主。”

“怎么，你难道不知，执掌兵符的枢密使，就是本使的胞兄萧奉先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。”

阿骨打冷冷地回应一句：“辽国若全如你这样趾高气扬地对待属国，只怕也早就亡国了。”

传宣官跑上殿来，高声大噪地喊道：“报！”

阿骨打问：“何事如此慌张？”

“大辽国金牌御使到。”传宣官再说一句，“已到殿外。”

阿骨打大吃一惊，萧继先也大惑不解，不觉说出口来：“我这个银牌御使尚未返回，何故又派金牌御史来？”

阿骨打也猜不透内中缘由，对殿上文武大臣说了一声：“随我出迎。”

百官与阿骨打齐步去往殿外，萧继先也跟在众人身后。当他们来至殿外，萧继先一眼认出来者乃是他的兄长，大辽枢密使萧奉先，不禁喜出望外：“大哥，怎么会是你呀？”

“严肃些，这是在公共场合，不要称兄道弟。”萧奉先抢白他，“要以官职相称才是。”

萧继先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：“是，下官见过萧大人。”

阿骨打心中不住地犯嘀咕，这辽国接连派出两位使者，而且地位都很显赫，特别是金牌御使，非有特殊紧急情况，是从不外派的。他忐忑不安地上前拜见：“见过萧大人，我主病重难以行动，还请大人见谅。”

“本使晓得，此番就是奉万岁之命，前来探视女真国主的。”萧奉先吩咐，“请大人带路。”

众人进得殿来，康宗见到萧奉先意欲起身，但试了几次也未能